

清晨,新汴河的四周笼罩着一层浓浓的雾气,我从小石庄出发,沿着乡间小路往田野里去。雾清凉湿润,尖尖的麦叶顶着硕大的露珠,在柔嫩阳光的晕染下,像浮在海面上的一粒粒金色珍珠,晶莹剔透。

远远看见雾气笼罩的麦田中,有一栋小房子,门前一棵高大的树上开满了红艳艳的桃花。

麦地有一个中年男人正弯腰拔草。在大块大块乌油油的麦田中间,唯有他的这块地麦苗嫩绿稀疏,杂草遍地。我在杂草中细细细看,看见了黄灿灿的野辣菜、开小粉红花的“面条菜”,还有顶着小粉白花的“鹅叶菜”,这三样昔日麦田的最常见的可食野菜,我已多年没见了。野辣菜腌制咸菜,比菜地里的雪里蕻辣得更够味。“面条菜”学名麦瓶草,没开花时全株都像麦子,只是叶面发白,叶质肉嫩,在麦子还未拔节时去挖,放进面条里“炸汤”,味道十分鲜美。“鹅叶菜”学名“麦蓝菜”,中药里霸气十足的“王不留行”就是它的种子,在它还没开花时拔起来做腌菜,味道酸酸的,颜色黄灿灿的,光是看着,就要咽口水。

“拔草?”我跟他打着招呼。他正把野辣菜扔到田埂上,浓郁的春气扑鼻来。他问

我哪里的,我指了指东面村子。“看你面生。”他矮壮,脸黑,牙白,比我稍大些。我说是庄东头魏纯的小妹妹。他恍然,从起初的防备中直起腰来,表情一下子松弛了,“俺们一个庄子,现在都认不得喽。我是你娘接生的,庄里像俺这么大的恐怕都是她接生的吧。你爸陈老师代过我语文,一辈子没大声熊过学生。我跟你二哥小学和中学都同学。人都怪好的。唉,都走了。”

“嗯,都走了。”我眼眶忽地一酸。

“回来烧纸?”他声音低了下去。

我点点头,弯腰拔一丛过膝的拉拉秧。“拉拉秧刺手,当心刺破了手!不要拔,露水大,一会儿衣服要打湿了,冷。”他关切的乡音,让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二哥。

雾慢慢淡了,黄黄的太阳挂上了屋顶,门前的桃花,花朵很大很红,有几枝横斜到麦地了。边上几畦大蒜也粗壮高大,像玉米苗,房子却空荡荡的。他说这是他哥嫂以前养猪的猪场,荒了几年,地还是肥的,花自然也开得好。我羡慕地说,那收麦后能吃上桃子了。他笑了,现在谁还吃这桃子?庄上人少,这个桃野了,不好吃,街上水蜜桃才几块钱一

B

月光城 散文

拔草的男人

魏芳芳

斤,又大又甜。

“桃树也会变野吗?”我很好奇。

“桃树长时间没人修剪、嫁接,果子都会越长越小,味道也会酸苦。跟牲口一样,没了人管就成了脱缰的野马、野牛。”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茂青!你闲急啦?费这劲薅草,打药嘛!”一个男人骑着电瓶车从东边过来。

“不能再打药啦!再打药,野菜非弄绝种不可!”他对着那人也吼了一嗓子。

“你望望,麦地里还有谁在薅草?”那人两手往四周划了一圈,远近的麦田除了几棵白杨树空无一人。

“我管不了人家,管自个儿还不行嘛!”茂青扯了把“面条菜”奋力往大路上扔去,“面条菜可要?”

“你留着自己吃吧!午季割麦,你再看看你的收成!”那人从薄雾中甩过一句风凉话,一溜烟跑了。

茂青苦笑笑,指指前后几块绿得发黑的麦田,说一点杂草星星都没有,绿得吓人,哪里还像麦地?除草剂、化肥,不知道搁了多少!那地里的麦子打出来也没有香味。

“地的魂都没有了,长出来的小麦能有麦子味?我这

小麦不打药,别看产量低,贴死面饼能香到前面庄子。”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想起以前麦季里娘用头交白面贴的饼,那浓郁的麦香味,真的能飞好远。

我问他怕不怕累,他笑笑:“怎么会累?我平时在城里给人家工地上干活,拉砖提水泥兜,那才累人呢。到自家地里来,是个享受。你看这面条菜、鹅叶菜、野辣菜多稀罕!欺了小麦,我拔掉就是,明年长明年再拔。你看旁人家的地里,哪有啊,打除草剂打得它们都快绝种了。”

“记得吧?以前我们不光人吃,还弄给猪吃,猪吃了一冬天的糠,看到这些鲜菜吃起来不要命。”我谈起以前猪狼吞虎咽的样子,他也忍不住笑起来。

“现在没人打猪草啦,猪在养殖场吃饲料。草也稀罕了,还能在自己地里看到它们,像老朋友一样,心里真舒坦。你闻这味儿,多鲜,多冲!春天嘛,就该有这个味道。总是打药的话,下一代根本不知道麦地里还有这么好的野草野菜!”

他朝我晃了手里一把金灿灿的野辣菜,一把抛到田埂上,像是阳光划出一道弧线。

叔叔在老家新建了农庄,邀父亲回去看看。

清明前夕,我们回到老家,住进叔叔临湖而建的农庄。农庄周围林木环绕,林地外的田畴如织似锦。叔叔指着湖畔的大片土地,对我说,这一片,过去都是我们家的地。我们家的祖坟,就在这片田地里。

叔叔在农庄设宴,邀了不少乡邻。开席前,叔叔抱出一只大瓮,他把那只看上去像个腌菜坛子的陶瓮摆在桌上,将我带来的两箱酒全部打开,一瓶接一瓶酒全部倒进了陶瓮里。倒完酒,他大声宣布:“今天,要好好炸个甬子!”

说着,他又抱起陶瓮,往摆成长龙的瓷碗里倒酒,酒泼泼洒洒,众人嗟叹:“这酒真香啊!”

叔叔举起酒碗,示意大家一同举碗,连从不喝酒的我爸,都端起了碗。我木木地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那里,但被叔叔剐了一眼后,连忙放下水杯,端起了面前的酒碗。“炸掉!”叔叔一声令下,自己率先咕咚咕咚喝完了碗中酒。他眼闪泪光,冲大伙儿扬了扬空碗,重重地坐了下来。

我见满座宾客都干了碗中

酒,便也默默地喝完了自己的这一碗。酒气从腹腔“腾”地蹿了上来,眼前飘起一片雾气,耳边人声轰轰。

我听见有人说起我爷爷,“九叔”“九爷”……我爷爷行八,不知为何被人称作九叔、九爷。我心里的这个疑惑循着酒意脱口而出。

有人解惑,说我爷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便善饮。他在独行十几里路的途中,喝光了一坛酒,那坛比这瓮还大。因他嗜酒且海量,便得了“酒老虎”的绰号,辈分小的便称他“酒叔”“酒爷”,哦,我才知道,原来此“酒”非彼“九”也。

有人问:“哪里买的酒,这酒芝麻香味纯正!”

叔叔说:“俺们家酒坛子带来的!”

众人听了,都夸我,这酒买的好。

“酒坛子”是爷爷对我的昵称。据说,在我四个月的时候,他就用筷头蘸酒喂我。我居然不嫌酒辣,津津有味地咂筷头。从那时起,爷爷就乐得唤我“酒坛子”。当年,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向他报喜时,因中风躺在病床上的爷爷,还口齿不清地对我说:“赚钱了别忘给爷爷买酒,买

Y

月光城 小小说

爷爷的清明酒

黄丹丹

好酒……”可惜,爷爷没能等到我赚钱那天便驾鹤西去了。

“囡囡知道九叔打赌的事?”一位堂伯问。

我摇摇头。不是说我们家有家规,子孙不得赌博吗?到现在,我们家人从不参赌,连张彩票都没买过。

“爷爷赌过什么?”我问。

堂伯说:“九叔跟人赌芝麻能酿酒。”

恍惚间,我看见小时候,爷爷在土灶上焙炒芝麻的情景,在他念念有词间,沉默芝麻开始噼里啪啦地在铁锅里蹦跳起来,喧闹的芝麻捎来诱人的香气,那时候,爷爷会小心翼翼地把那些蹦跳的芝麻们转移到一只竹篾编织的大簸箕里。

诱人的芝麻香仿佛从数十年前时空遁出,在我身边升腾起来。我晃悠悠地起身,走出座席,走到农庄门外,走到树林边,面朝星光下的田野,恭恭敬敬地将一碗酒,举至眉心之上。爷爷,囡囡给您敬酒了!

蛙声从田野的腹地传来,头顶上,星光闪闪。不知不觉,我走到了爷爷的墓

前。二十多年过去了,爷爷的音容笑貌依旧在我脑海里萦绕。

我喊了声:“爷爷,喝酒喽!”将一路上洒得只剩半碗的酒倒在了爷爷坟前,酒融在土地里,芝麻香飘在旷野里。

有人说,可惜九爷临了都不知,这世上有芝麻香味的酒,并非是芝麻所酿。但那有什么关系呢,至少,他尝过这种人间至味的芝麻香酒,并相信自己终能酿出它。而如今,他的“酒坛子”又亲手将这芝麻香酒奉给了他。他没有输。

